

口順旅

斯傑泮諾夫著
旅 順 口

上 冊

陳 昌 浩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斯傑泮諾夫著

旅 順 口

下 冊

陳 昌 浩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作 者 像

本書出版說明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的發展，加強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與鬥爭。爭奪太平洋上的統治權，瓜分中國，就是這類尖銳的鬥爭之一。東方的帝國主義日本與沙皇俄國都企圖把朝鮮與滿州攫為己有，以便擴大它們的侵略基礎。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公開支持日本的行動，德國則挑撥俄國對日本作戰，希望藉此削弱俄國的力量，因此，日俄戰爭實際上是由於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衝突而引起的。但是沙皇政府除了上述的目的外，同時也企圖利用這次戰爭的勝利鞏固自己在國內的統治地位，阻止人民的革命運動。

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以不宣而戰的手段突然襲擊旅順口，開始了日俄戰爭。這次戰爭中，一方面表現出沙皇政府的腐敗，貴族出身的軍官的無能、墮落與叛變，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了俄羅斯士兵的英雄主義與高度的戰鬥精神。雖然沙皇政府曾打算利用這次戰爭轉移俄國工人農民的鬥爭方向，然而沙皇政府的軍事失敗，却使俄國人民大眾更認清了沙皇制度的腐敗性，增加了對沙皇制度的仇恨。列寧曾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寫的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說過：「旅順口的陷落是專制制度陷落的開始。」又說：「俄國的自由、俄國的（以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實現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同專制制度的失敗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斯傑洋諾夫的長篇歷史小說旅順口，忠實而生動地反映了在日俄戰爭中有極重要意義的旅順口

隊長。

弗拉基米爾·尼古拉維奇·尼克金——陸軍少將，西伯利亞第三軍團砲兵司令。

斯契泮·奧斯波維奇·馬卡洛夫——海軍中將，太平洋艦隊司令。

塞爾格·亞歷山大洛維奇·拉什夫斯基——陸軍中校，東戰線陣地指揮官。

維爾格·卡爾洛維奇·維特格甫梯——海軍少將，繼馬卡洛夫任太平洋艦隊司令。

阿列克塞·安得列也維奇·顧吉瑪——陸軍上尉，繼壽科夫斯基任電岩砲壘司令。

腓立普·依萬諾維奇·布洛亨——電岩砲壘砲兵。

米特洛夫·亞歷山大洛維奇·拿吉安——陸軍將軍，前敵指揮官。

華西里·華西里維奇·薩哈洛夫——陸軍大尉，大連市長。

尼古拉·依萬諾維奇·紀鳳台——許多商業企業的股東，中國人。

貢甫根尼·尼古拉也維奇·拿烏明科——陸軍中校，康特拉琴珂的參謀長。

維克脫·亞歷山大洛維奇·雷斯——陸軍上校，史特塞爾的參謀長。

依格拉奇·布郎尼斯納阜維奇·錫米基諾——陸軍大尉，第三號堡壘司令。

哈里頓·卡洛克維奇·哈里金娜——女兵。

第一部

第一章

這是晴朗寒冷的一天，快到黃昏了。夕陽照着旅順口和四周暗淡的山岩。海上吹來一縷縷的微風，拂掃着地上的餘雪。

在港口和城市裏，顯得比平常格外熱鬧。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關東州全體俄國文武官吏紛紛來到旅順口。今天是太平洋艦隊司令斯達爾克夫人瑪麗婭·依萬諾夫娜的命名日^①，海軍軍人照例要開跳舞會慶祝。大家都想看看裝束時新的賀客，那些衣着漂亮的海軍軍人和服裝整齊的普通人士。遠東總督海軍大將阿列克塞也夫^②也要親率他司令部裏那些盛服輝煌的官佐來參加跳舞會。

晚上九點鐘時，就有許多賀客到了海軍俱樂部。首先來到的是青年男女——海軍少尉和中尉偕同各人的女伴。隨後便是各級海軍校官，他們穿着鑲滿金絲的海軍制服，戴着稠密沉重的肩章。校官和他們的太太就是環繞總司令夫婦周圍的扈從。

舞廳裏很快聚滿了人。音樂隊奏起了『波羅涅茲』^③舞曲^④，只見一個魁梧美麗的深灰髮少年，

① 按俄國宗教慣例，嬰兒誕生後，由教父或教母替他命名。每個名字都是從某神聖的名字中取來的，每年紀念這個神聖的日子，即為該被命名者的命名日。——譯者註。

② 阿列克塞也夫（生於一八四三年），是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私生子，亞歷山大三世的兄弟。——作者註。

③ 『波羅涅茲』（Polones）舞曲，是波蘭的一種古老的舞曲。——譯者註。

艦隊司令斯達爾克的副官屠克里斯基中尉，走出向男客們提議邀請女賓跳舞。「波羅涅茲」舞曲之後，接着奏起「華爾茲」舞曲，跳舞會活躍起來了。

艦隊司令夫人坐在那裏，觀賞一對對舞着的男女，隨時和她周圍的人評論着各人的舞姿。忽然值日官向艦隊司令報告說：「遠東總督駕到。」斯達爾克連忙偕同他的夫人走往門廊去迎接。

阿列克塞也夫年齡並不老，和顏悅色，穿着皇室禮服，一走近艦隊司令夫人跟前，吻了吻她的手，便莊嚴地同她一塊走入舞廳。

音樂驟然停息，全廳止舞，大家齊向總督鞠躬致敬。阿列克塞也夫向樂隊大聲道好，又向全場人士欠身答禮，並請大家繼續跳舞。於是一對對的男女又旋舞起來。

這時，總督心裏却很憂悵不安。兩天以前，他接到了和日本斷絕國交的電報，但他沒有把電報內容向任何人宣佈，今天他又收到關東省長的報告，說日本人都在急忙動身回國，這些消息此刻總在攪擾他的心緒。特別使他心神不安的，就是他自己昨天下的那道命令：「停在外碇泊場的各軍艦，暫時尚無鋪設防雷網的必要。」

雖然外交總長拉木斯妥夫打來了一個安慰人心的電報，絕對否認有開戰可能，但是模糊的憂慮心理，總使阿列克塞也夫感覺掃興。他時時刻刻都在等待彼得堡的指令或派往朝鮮沿岸一帶偵察的「法拉格」巡洋艦和「高麗人」砲艦的報告。可是時光過得很快，消息還是渺茫。外交部派駐阿列克塞也夫司令部的代表普蘭遜却顯得比平時更加沉靜，若無其事地與鐵甲艦隊司令官談話。

阿列克塞也夫漸漸高興起來了。在樂聲中時間飛快地過去，不一會就輪到跳「瑪蘇爾加」舞的時候了，照旅順口的習慣，「瑪蘇爾加」舞是每次舞會中最歡樂的節目。

總督站起身來邀請艦隊司令夫人同舞，他倆站在舞隊的首列。樂聲一起，阿列克塞也夫的肥胖身軀，竟那麼輕巧靈便地偕着他的舞伴，在鑲木地板上舞蹈起來了。全場都凝神注視着這對舞伴。輪到雙人舞的時候，總督就屈起一足，跪在他的舞伴面前，一手牽着她緩緩地在自己周圍旋轉着。驀地傳來一陣隆隆的砲聲，連窗上的玻璃都震動了。從窗戶內可以看見開砲時的無數閃光，砲聲匯合成一片轟鳴。

全場熱烈鼓掌，一則讚美這對高貴舞伴的卓絕舞藝，二則讚美艦隊上的意外禮砲放得這麼湊巧。甚至阿列克塞也夫也忘記了原來內心裏的憂慮，居然熱烈地向斯達爾克致謝，感謝這次艦隊突然施放的禮砲。艦隊司令對這次砲聲也很覺驚異，但他斷定這是他的副官事先佈置好的，就毫不遲疑地向副官表示謝意。這副官却安然接受上峯的感謝，半點也不羞慚。

大家更加興高采烈，一雙雙的舞伴竟在砲聲合奏之下，愈益輕捷地旋轉起來。
舞會在繼續着。

*

*

*

旅順口要塞司令史特塞爾將軍今天特別高興。他剛剛在賭紙牌的時候，把他的經常牌友都打輸了。這些牌友就是他的參謀長羅茲納托夫斯基將軍，副官憲兵大尉沃家格和中校副官長德米特力也夫斯基。

當牌迷們忙着賭牌的時候，史特塞爾的夫人蔚蘭·阿列克塞也夫娜帶着她的四個養女在擺設餐

具。這幾個瘦弱的孤女畏怯地睇視着她們的義母，因為這位喜怒無常的太太隨時都可以賞給她們一陣熱吻，或是一頓耳光。

客人們剛一就席，就聽見海上傳來的轟隆砲聲。史特塞爾正把餐巾塞在胸前，不覺爲之一驚。

『弗拉基米爾·塞米諾維奇，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向羅茲納托夫斯基問道，『此刻已經是夜間十一點半鐘了。』

『想必是海軍人員決定放禮砲來祝賀他們海軍司令夫人命名日這個大喜的日子吧。』羅茲納托夫斯基帶着譏諷的口氣回答說。

『這真正豈有此理！我對他們說過多次，要他們把艦隊操演的事情，預先通知我一聲。不然的話，海岸砲壘總有一天會向他們開起火來，那時大家都會不愉快的。明天我定要把這件事情再向總督報告一次。』史特塞爾生氣了。

『安納托里，你想想看，』蔚蘭·阿列克塞也夫娜向丈夫說道，『連你的命名日，要塞上也沒有放過一聲禮砲，更不待說我的命名日了。現在整個艦隊居然一齊開起砲來，慶賀這個慣愛裝腔作勢的斯達爾克太太哩。難道她真是旅順口的皇后不成！』

『親愛的蔚蘭，我向你担保，今年在你的命名日那天，我一定叫要塞砲兵司令華西里·費多洛維奇·柏勒傳令所有的砲壘，從早到晚齊放一整天禮砲來慶賀你吧。』史特塞爾將軍連忙安慰很生氣的夫人。

『大尉，你還是到海軍司令部去問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羅茲納托夫斯基向沃家格說道。『是，』大尉回答，就站起身來。

『鈞座，爲什麼不在府上安個電話機？現在時局緊張得很，並且有了電話，一切都方便得多。』
德米特力也夫斯基向史特塞爾問道。

『我就聽不慣這種叮叮噹噹的討厭東西。鬧得人頭昏，益處却很少，又常常壞。不如讓它在司令部裏去鬧吧，有司書把事情記下，跑來向我報告。活的聯絡要比這般電氣東西可靠得多。』

沃家格轉來報告說，艦隊在海上舉行夜操，操演抵抗水雷攻擊。要塞安靜如常，用不着担心。可是這時又有人找沃家格去聽電話，他轉來後通知說，一個姓斯特拉什尼可夫的大尉從老虎尾砲壘上打電話報告，說是艦隊剛才突然遭到什麼人襲擊，有一隻軍艦被打壞了。

『你馬上去問問柏勒，這是否屬實。要是這個報告不確，你就下令把斯特拉什尼可夫拘留二十天，處罰他任意散佈謠言。』史特塞爾命令道。

大尉出去執行這個命令了。

『想必這些都是謠言。決不能不預先警告一下就開起戰來，』蔚蘭·阿列克塞也夫插口說，『並且又有誰敢在遠東這裏來攻擊我們大俄羅斯呢？總督沒有和你談過什麼嗎？』她問丈夫。

『沒有。連暗示，連風聲都沒有過。只是我方那慣愛造謠的新邊疆報，有一次想登載我們與日本國交緊急的消息，我禁止了他們刊載這類廢話。怎談得上日本會和我們開起戰來！決不會的，這不過是艦隊操演罷了。』史特塞爾最後肯定地說。

『司令大人，』沃家格回來報告，『柏勒將軍遵命已下令把斯特拉什尼可夫大尉拘留二十天。』

『對呀！』史特塞爾表示贊許。接着就向他的夫人使了一個眼色，譏諷地說道：『現在可以喝一杯來祝賀那位在今天過命名日的貴夫人健康了。』

『她的健康，用不着我們來祝賀，今天海軍軍人會把酒海都喝乾的。』將軍夫人臉上頓時露出鄙視的神色。

『那末就來祝賀日本鬼子吧，他們今天把我們勇敢的砲兵都嚇慌了。』羅茲納托夫斯基插上一句。

一月二十六日，一級巡洋艦『帕拉塔』號，整天都在裝煤，因為要在次日出發到日本和朝鮮沿岸一帶去巡邏。凡是在艦上無事的人，爲了避開煤灰，一清早就上岸去了。留在艦上的軍官，只有幾個值班人和一個身體不很舒服的值班水雷長亞慶菲也夫少尉。

直到天色已黑，快到降旗的時候，才把煤裝完。

急急忙忙把甲板沖洗完畢，星夜把巡洋艦馬虎虎打掃好，水兵們便輪班上澡堂裏洗澡去了。當最後一班水兵爬上自己的吊床時，船鐘已經響了五下，僅僅留下幾個值班人在甲板上踱來踱去。海上風平浪靜；間或有點薄霧籠罩着艦隊。老虎半島岸邊一帶，朦朧地現出七隻巨型鐵甲艦的黑影，排成一線，前面海上停有六隻巡洋艦，值班的水雷艦停在艦隊兩端。

在鐵甲旗艦『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號上，船鐘響了六下。其餘各艦上的船鐘也同時響了起來。值班人都很高興，知道快要換班了。

這時東北大連那方，出現了幾隻水雷艦，艦上燈光輝煌，向前駛來。『帕拉塔』艦值班官列別也

● 船鐘是船上計時敲鳴的鐘。自正午十二時起，每半點鐘一擊，增至八擊爲止，遇而復始。這時是早晨六點半鐘。
譯者註。

● 這時是夜間十一點鐘。——譯者註。

夫少尉覺得有點奇怪，就拿起望遠鏡向那愈來愈近的軍艦張望着。這是幾隻普通水雷艦，各有四個烟囱，中間是鍋爐罩，這樣的水雷艦在旅順口艦隊裏是很多的。它們毫不減低速度，直向『帕拉塔』艦駛來，更使列別也夫惶惑不安。

『索洛慶』他向值班信號手叫道，『問問它們的信號。』

『是，問問它們的信號。』信號手回答後，就動手發出詢問信號。

這幾隻水雷艦駛近到離『帕拉塔』艦一兩個鏈長^①的地方就分散開了。兩隻向艦隊首端駛來，其餘的向艦隊後尾駛進。有隻水雷艦駛到『帕拉塔』艦跟前時，一連向它放出三個水雷。

艦橋上清楚看見放射水雷時的紅色閃光；在夜間昏黑的水中顯出幾隻放亮的水雷直向艦前衝來。

『水雷從左邊打來了！』一個水兵嚇得大叫一聲。

只聽見放射水雷的水雷艦上連呼『萬歲』，好像這是在回答這個水兵的喊聲似的，立刻就發出了轟隆的爆炸聲。『帕拉塔』艦起初猛烈地震盪了一下，隨後向右邊傾斜。水柱冲到甲板上，把人都冲倒了。

被爆炸驚醒的水兵和軍官們一時驚慌失措，來不及穿好衣服，紛紛奔往甲板上。值日官想來維持一點秩序，但毫無效果，大家都不聽他的指揮。砲手不待命令，各自奔往大砲跟前，開着排砲，向海上凡是可疑的影跡，亂放了一陣。有些水兵急忙把救生艇放下水去，準備離開被炸壞了的軍艦。

① 鏈長，是航行距離單位，一鏈長等於十分之一海里，即一百八十三公尺。——譯者註。

。另一些人拖來了一大塊帆布，預備用它來塞住被打穿的洞孔，還有一些人奔往鍋爐房，因為有人通知說，鍋爐左邊煤艙裏起了火。

這時甲板上出現了砲兵指揮官格梁茲諾夫中尉，他急忙指揮開砲。砲手們一看見自己的軍官，便開始安靜下來。

列別也夫偕同水夫長一塊，指導檢查洞口和堵塞漏孔的工作。亞慶菲也夫少尉和機械工程師洛雪夫，便領着救火隊奔往底艙去了。

當『帕拉塔』艦艦員們正在搶救自己的軍艦時，日本人又擊壞了停泊在艦隊尾上的兩隻鐵甲艦：『列特維尊』號和『澤薩列維奇』號，然後就乘着俄國艦隊慌亂的時機逃匿不見了。

所有各軍艦都亂放大砲，向敵艦追擊，砲彈四散飛鳴，幾乎有擊壞自方軍艦的危險。『彼得巴甫洛夫斯克』旗艦上雖然再三命令各艦立刻停止開砲，可是絲毫無效，砲火仍然繼續着。只要探照燈光一照見前面有什麼水雷艦，或哪怕是隻小划子時，艦隊就一齊向它開砲。俄方各水雷艦連忙駛往內碇泊場藏起。過了將近一點鐘，砲火才終於停息下來。被擊壞的各軍艦開往岸邊，擱淺到沙灘上：『列特維尊』艦擱在老虎尾岸邊，『澤薩列維奇』艦擱在對面黃金山下，『帕拉塔』艦擱在離『澤薩列維奇』艦不遠的地方。

『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艦傳出命令，要『帕拉塔』艦上報告損壞和死傷情形。

亞慶菲也夫少尉馬上乘小艇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艦上去，向艦隊參謀長愛畢爾加德上校報告，這時他是留在艦隊上的最高長官。

艦隊參謀長聽了少尉的報告後，立刻派他到旅順口去，把事變經過呈報總督和斯達爾克。當時

他們兩人還無憂無慮地在海軍俱樂部裏歡舞着。

亞慶菲也夫到達俱樂部時，已快到夜間一點鐘了。

他因為沒有穿禮服，走進舞廳去覺得不大方便，於是請斯達爾克的副官屠克里斯基出來說話。屠克里斯基一看見他那焦急失色的面容，便把他帶到一間側室裏去，聽了他的報告。

『在我沒有把這一切情形呈稟總督和總司令以前，請你不要聲張。你就在這裏等待命令好了。』
屠克里斯基警告他說。

不管這個消息如何驚人，如何出乎意外，但阿列克塞也夫外表上還是保持住了鎮靜的神色。他走到下面去，聽了亞慶菲也夫關於日本水雷艦襲擊艦隊經過的詳細報告。

『少尉，你這就斷定「列特維尊」和「澤薩列維奇」鐵甲艦以及「帕拉塔」巡洋艦，確實是被打壞了嗎？你沒有弄錯嗎？』總督反覆問道。

『殿下，絕對沒有弄錯！』

『襲擊我們的是日本人嗎？』總督又問。

『襲擊我們的水雷艦是四個烟囪的，鍋爐罩在中間，很像我們涅瓦船廠製造的軍艦。可是在水雷艦中我們軍艦後，聽見那裏高呼日語的「萬歲」聲。而且我看見一隻水雷艦艦尾上，還有用白漆漆着的日本字。』

『真的，很像是日本軍艦。』隨後起來的斯達爾克插口說。

這時普蘭遜走進房裏了，他着急得喘不過氣來，匆匆說道：

『殿下！剛剛收到電報，說是昨天白晝日本艦隊在仁川把我們的「法拉格」巡洋艦和「高麗人」